

“正黄旗”与“美国人”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

2021-06-11
19:37

就这两天，北京公交车上的“正黄旗”大妈和上海公交车上的“美国人”大妈，一前一后，相映得彰。

我看得充满了回忆，因为我在上海和北京都遇过类似场景：

在上海惠民路的弄堂里，对门阿姨第一次见面，看我一个人租房住，口音也暴露了身份，于是语调立马拉高：“外地人？”

我说我确实是外地的，不过因为上海户口必须要回来高考。

“上海哪里的啦？”

“浦东。”

“浦东不算上海啦。”（理解一下，毕竟是06年）

之后阿姨转了几个话题，扯到了“家里有一位在美国的亲戚，小年轻要考美国的大学可以问她”。

我一脸懵逼。

北京也类似。租房中遇到一位大妈，“哪里的？”，我说我广东的，“来北京工作呀”，我说我在北京读的大学。最后扯到“我家的xx在xx也是个x级干部，有事找阿姨啊”。

还好，不至于到“正黄旗”的水平。

年轻的时候遇到这种场景，心底一把阴火：

你家如何如何，关小爷屁事。

我很喜欢上海和北京这两座城市。

上海有藏在弄堂里的咖啡厅，不是为了装逼去喝，而是老上海一种普通的生活配置；

北京市中心有老大爷赶着驴车，运着一车李子到华贸中心楼下卖，老大爷一脸悠然自得。

当然，随着旧城改造和街道治理，这些画面都越来越少了。

我喜欢这两座城市。但你说要到潜意识里的程度，恐怕很难。南昌的瓦罐汤佛山的肠粉洛阳的胡辣汤，这些才是刻在我DNA里的。

爷爷带我去吃洛阳菜市场早上的胡辣汤和白吉馍，一边听着江西师大图书馆边上的钢琴声一边看外公外婆拌嘴，蹲在佛山石湾一小校门前等老爸来接我回家。

这些地方才是我的家乡（不好意思家乡有点多），才会有想着想着就走神到夕阳西下的怅然。

北上广深，成年人不得已的选择而已。相敬如宾，我贡献青春你让我生活，就完事了。刀架脖子上我心底也不会有什么仰望，何必玩那些优越感呢？

憋火。

但也是逐渐历事，跟大爷大妈打交道多了，慢慢有了些理解。

理解了很多一线城市小市民表面的高人一等，和背后的无奈。

大城市太辛苦了。

北京那“正黄旗”大妈，其乘坐的856路公交车，其路线基本是从顺义到昌平画了个半圆，平均离北京天安门有个50公里距离。

换回带清，这地界连北京的郊区都不是。“正黄旗”好歹也住在满城里的，宁这满城建得有点远。

上海“美国人”大妈（事后发现就是中国国籍）坐的911路公交车，路线倒是一直奔到了中山东一路，黄浦江边。

但这里的交通环境，明显坐地铁比坐公交要快嘛。怕不是封顶2块5的公交车，比起步3块且每10公里加1块的地铁要划算。

大城市，居不易。对于年纪大的小市民（非贬义，我也是小市民）来说，改变阶层的希望越来越小，手上还有的那点东西，就显得额外宝贵。

就得提一嘴养老金，提一嘴家里人，提一嘴户口和身份。就和我这种中年大叔动不动“点一根烟说起从前”是一个道理。

只不过有些大爷大妈，经历的社会波动太多，受教育也不够，对社会规则不信任也不理解。一遇到争执，本能地就喜欢把自己还有的那点东西摆出来。

他们认为这就是一种“讲理”的方式：嗓门大、嘴里的名字听上去牛逼、耗得起，这就“占理”了。

我个人对这类人物没别的好办法，只能敬而远之。

也祝愿小胖友们生活工作中少遇见这种人。

但更有希望的，是对这两位“封建主义”和“帝国主义”大妈的处理：因多次在公开场合辱骂他人，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42条规定，北京“正黄旗”大妈被行政拘留（估计两三天，不留案底）；拒不戴口罩的上海“美国人”大妈在民警三次警告后，被带离（估计也是罚款或行政拘留）。

我们的社会治理一直在扎扎实实地进步。尽管这么大的国家，每天还有大量无理的憋屈事发生，但至少引起公共关注的事件，已经能够按合理的规则制度照办。
这就是个重大进步。

前几天罗翔接受陈晓楠采访，提到一位来北京“寻求法律和政府援助”的老人。老人被罗翔送去援助中心，进门之前对罗翔说不用陪她进去，“不要影响你的前途”。

不忘当年，再观今日，这就是进步的意义。

